

MEDITATIONS MAXIMS

西学经典

沉思录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 著

何怀宏 译

道德箴言录

La Rochefoucauld

拉罗什福科 著

人民出版社

◎何怀宏 译

沉思录

Marcus Aurelius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 著

道德箴言录

La Rochefoucauld

拉罗什福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沉思录·道德箴言录 / (古罗马) 奥勒留

(Aurelius,M.), (法) 拉罗什福科著; 何怀宏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438-6870-0

I. ①沉… II. ①奥… ②拉… ③何… III. ①斯多葛派
—哲学理论②道德修养—通俗读物 IV. ①B502.43 ②B8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947号

沉思录·道德箴言录 何怀宏译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曹伟明 何学雷

美术编辑: 方 左

封面设计: 翰清堂

策 划:  北京东云智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nppp.com>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次: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38-6870-0

定价: 23.80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Directory

目录

沉思录

MEDITATIONS

合序	/01
译者前言	/05
卷一	/13
卷二	/19
卷三	/25
卷四	/33
卷五	/43
卷六	/53
卷七	/65
卷八	/77
卷九	/89
卷十	/99
卷十一	/109
卷十二	/119



道德箴言录



WANG

致读者	/129
1678年版《道德箴言录》	/131
遗下的箴言	/171
删去的箴言	/177
人类行为动机的透视者	
——《道德箴言录》译者后记	/187
附录：	
拉罗什福科为1678年版编制的索引表	/197
拉罗什福科生年表	/203

合序 *Preface*

何怀宏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翻译了两部篇幅不大的西方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经典：一部是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一部是法国贵族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现在应出版社之邀，第一次将它们放到一起出版，读者或可合观之，除了感受它们各自的思想活力，也可感受一种鲜明的对照。

对两书作者生平及著作内容的介绍，可见我当年为它们分别写的序，此处不再赘言。我现在在这里只是对这两本书做一点简单的比照。

这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是人的很内在的心灵部分、或很隐秘的心理部分。但如果说《沉思录》是在思索人的心灵应当追求什么，它告诉我们，甚至在外在的生活环境与自己的本性很不合的时候，心灵也还是可以做一种独立高远的追求；那么，《道德箴言录》则是在说人们内心事实上在追求什么，它告诉我们，甚至当人们在行善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也很可能掺杂了一些其他的利己动机。前者展示了人的心灵可以飞翔得多么高，后者则告诉我们人事实上还匍匐得有多么低。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合观两书，或许恰好可以

达到帕斯卡尔对人的一种认识：人既伟大而又悲惨。人在知、情、意方面所能达到的目标和状态都是有限的，甚至常常是处境悲惨的，但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限度。人有这样一种有关限度的思想，并仍然抱有一种对于无限的渴望，他就是伟大的，就在精神上无比地高于其他的动物。人的伟大就在于能够认识自己的有限但仍然渴望无限。

这样，我们就不妨在我们的心灵里包含两端：一方面要具有现实感，对人性、对人所能达到的道德完善状态或人生幸福状态不抱太过分的期望；另一方面，又不要因此失望，失去善良或追求善良的动力，相反，我们因此更需要一种超越的精神力量，更应当努力向上和向善，努力地拔出自己，而不是停留在一种泥泞、粘稠乃至污秽的状态中。

当然，当我们说《沉思录》一书展示了人的心灵——其实是奥勒留自己的心灵——在努力向上、努力向无限追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奥勒留不知道人的限度，尤其是社会的限度。他作为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的真正的哲学家皇帝，并没有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强加于社会，他个人的最高精神追求甚至不为这个社会所知，他对社会上的人们只是尽力履行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责——但并不包括安排和规定他们的精神价值追求的“职责”。然而，由于他的著作的流传，他的思想和精神追求无论如何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后人。

同样，当我们说《道德箴言录》深刻地揭露出人们阴深复杂的心理动机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拉罗什福科就放弃了对于人精神追求的希望，否定了人达到比较善良、社会达到比较健全状态的可能性。他说他的揭露性描述“仅仅考虑了那种处在本性被罪孽腐蚀的可悲状态中的人们”，而与“上帝以一种特别的恩惠所

眷顾的人们无关”。他对作为人们行为主要动机的“利益”的理解也是宽泛的，不仅指物质财产的利益，也包括了对荣誉和名誉的追求。

所以，在奥勒留和拉罗什福科那里，他们的内心其实也都还同时包含了对无限的深沉渴望和对有限性的清醒认识的两端，只是各自都有一段比较彰显而另一端隐而不显。而在这一部合集中，他们隐晦或沉默的一部分或可由对方彰显的部分而形成某种平衡和互补。

还有一些另外的对照。比如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在公元二世纪的奥勒留是处在古典社会——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晚期，也是一个强调更彻底和超越的基督教精神信仰时代的前夕；而生活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拉罗什福科则处在这个信仰时代向一个重新世俗化的时代（近现代）回归的早期，这个时代且比古典时代不仅更重视此世，而且更重视实利。所以，他们的思想都可以说有某种预示或预感意义。又比如虽然他们都同样主张要接受命运，但奥勒留更强调其间的必然性，而拉罗什福科更强调其间的偶然性；还有像奥勒留更推崇理性，而拉罗什福科更重视激情等等，不一而足。但在思想的层级上，他们都是处在高端而非低端；在文字上，他们也各自把一种短小精深、最具个性的思想形式——箴言和随感——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地步。

《沉思录》是自己写给自己的隐秘手书，《箴言录》开始也只是在沙龙里口耳流传，直到出现了多有错误的盗印本，作者才不得不自己将其整理付梓。这两部书都不是为出版而作，不意却成为经典之作，甚至有一本还成为今天中国的畅销书。虽然说它不仅留传、而且也流行总归是一件好事——和时下坊间许多畅销书相比，“与其你流行，还不如我流行”呢！但是，它的流行的确和作者、也许我还可以说和译者没有多少关系。它们的确不是那种好读又实用的畅销书，读它们是很要费些力气的，而且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安——为什么我不能还有另一种生活，不能让我的生活还有更具精神性的一面？甚至还可能让人感到不快——难道我的内心真的还有这样多不洁的东西？但是，好书终究还是好书。对最好的一类书，我们要努力去配得上它，而不是由它来迁就我们。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阿尔的太阳”等读者对《沉思录》译文提出的意见，并据此在这一合集中做出了几处修订。

2010年4月18日于褐石

序 *Preface*

译者前言：一本写给自己的书

何怀宏

斯多亚派著名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公元121~180年），原名马可·阿尼厄斯·维勒斯，生于罗马，其父亲一族曾是西班牙人，但早已定居罗马多年，并从维斯佩申皇帝（69~79年在位）那里获得了贵族身份。马可·奥勒留幼年丧父，是由他的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的，并且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甚至绘画方面得到了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他从他的老师那里熟悉和亲近了斯多亚派的哲学（例如爱比克泰德的著作），并在其生活中身体力行。

还在孩提时期，马可·奥勒留就以其性格的坦率真诚得到了赫德里安皇帝（117~138年在位）的好感。当时，罗马的帝位常常并不是按血统，而是由选定的过继者来接替的。在原先的继嗣柳希厄斯死后，赫德里安皇帝选定马可·奥勒留的姑父安东尼·派厄斯为自己的继嗣，条件是派厄斯亦要收养马可·奥勒留和原先继嗣的儿子科莫德斯（后名维勒斯）为继嗣。当赫德里安皇帝于138年去世时，马可·奥勒留获得了凯撒的称号——这一称号一般是给予皇帝助手和继承者的，并协助他的姑父治理国家，而在其姑父（也是养父）于161年去世时，旋即成为古罗马帝国

的皇帝。遵照赫德里安的意愿，他和维勒斯共享皇权，但后者实际上不起重要作用。

马可·奥勒留在位近二十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灾难频繁的时期，洪水、地震、瘟疫，加上与东方的安息人的战争，来自北方的马尔克马奈人在多瑙河流域的进逼，以及内部的叛乱，使罗马人口锐减，贫困加深、经济日益衰落，即使马可·奥勒留以其坚定的精神和智慧，夙兴夜寐地工作，也不能阻挡古罗马帝国的颓势。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后十年，他很少待在罗马，而是在帝国的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沉思录》这部写给自己的书，这本自己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大部分就是在这种鞍马劳顿中写成的。马可·奥勒留与安东尼·派厄斯的女儿福斯蒂娜结婚并生有13个孩子。据说，他在一个著名的将军、驻叙利亚的副将卡希厄斯发动叛乱时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他对基督教徒态度比较严厉，曾颁发过一道反对基督教徒的诏书。公元180年3月17日，马可·奥勒留因病逝于文多博纳（维也纳）。

斯多亚派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学，其目的在于为伦理学建立一种唯理的基础。它把宇宙论和伦理学融为一体，认为宇宙是一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完善的整体，由原始的神圣的火演变而来，并趋向一个目的。人则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是神圣的火的一个小火花，他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宇宙，他的本性是与万有的本性同一的，所以，他应该同宇宙的目的相协调而行动，力图在神圣的目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完善。为此，他必须让自己的灵魂清醒，让理性统率自己，正如它统率世界一样。

所以，斯多亚派对人们的要求是：遵从自然而生活，或

者说，按照本性生活（nature有“自然”、“本性”两层意义）。而所谓自然、本性，实际上也就是指一种普遍的理性，或者说逻各斯（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道”），或者说一种普遍的法（自然法的概念就是由此而来）。自然——本性——理性——法，不说它们有一种完全等价的意义，它们也至少是相通的，并常常是可以互用的。而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物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一种分享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一种能认识这一普遍理性的理性。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常常讲到一个人身外和身内的神，讲到身外的神（或者说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给了人的理性灵魂（即身内的神），人凭内心的神，或者说凭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认识身外的神，就能领悟神意。他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理性主要不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而是道德德性的践履，所以，理性和德性又联系起来了。

总之，在斯多亚派哲学家的眼里，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世界是一个浑然和谐的世界。正如《沉思录》中所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结的，这一组带是神圣的，几乎没有一个事物与任一别的事物没有联系。因为事物都是合作的，它们结合起来形成同一宇宙（秩序）。因为，有一个由所有事物组成的宇宙，有一个遍及所有事物的神，有一个实体，一种法，一个对所有有理智的动物都是共同的理性，一个真理，如果也确实有一种所有来自同一根源，分享同一理性动物的尽善尽美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低等的东西是为了高等的东西而存在的，无生命的存在是为了有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的，有生命的存在又是为了有理性的存在而存在的。那么，有理性的存在，或者说理性的动物（人）是何和怎样存在的呢？理性动物是彼此为了对方而存在的。所以，在人的结构中首要的原则就是友爱的原则，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同类友好，意识到他们是来自同一根源，趋向同一目标，都要做出有益社会的行为。

这样，就把我们引到人除理性外的另一根本性质——社会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里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种社会动物。《沉思录》的作者认为：在人和别的事物之间有三种联系：一种是与环绕着他的物体的联系；一种是与所有事物所产生的神圣原因的联系；一种是与那些和

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相应地，人也就有三重责任、三重义务，就要处理好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物、对神或者说普遍的理性、对自己的邻人这三种关系。人对普遍理性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要尊重、顺从和虔诚。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物，斯多亚派一直评价颇低，基本上认为它们作为元素的结合和分解，并没有什么恒久的价值。身体只是我们需要暂时忍受的一副皮囊罢了，要紧的是不要让它妨碍灵魂，不要让它的欲望或痛苦使灵魂纷扰不安。至于我们和邻人的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斯多亚派则给予了集中的注意，事实上，人的德行就主要体现在这一层面。

一般来说，斯多亚派哲学家都是重视整体、重视义务的。他们认为，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整体而存在。使自己脱离他人，或做出反社会的事情来，就好比是使自己变成脱离身体的一只手或一只脚。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要致力于使自己与整体重新统一起来。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对于来自整体的一切事物就都要欣然接受，都要满意而勿抱怨，因为，如果凡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必须存在的，对于个体也就不会有害。对于蜂群无害的东西，也不会对蜜蜂有害；不损害国家的事情，也不会损害到公民。《沉思录》的作者说：我们每天都要准备碰到各种各样不好的人，但由于他们是我的同类，我仍然要善待他们。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忍耐和宽容，人天生就要忍受一切，这就是人的义务。要恶人不做恶，就像想让无花果树不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能完成自己的义务就够了，对于其他的事情完全不要操心，我们要表现得高贵、仁爱和真诚。

看来，斯多亚派哲学家对个人的德性、个人的解脱看得比社会的道德改造更为重要，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

一个个人无能为力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上。所以，他们特别注意区分两种事情：一种是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一种是不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许多事情，例如，个人的失意、痛苦、疾病、死亡，社会上的丑恶现象等等，这些往往并不在我的力量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所有对我发生的事情都是符合宇宙理性的，我必须欣然接纳它们。我也可以做在我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这就是按照本性生活，做一个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这是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的，谁也不能强迫我做坏事。在斯多亚派哲人对德行的强调中确实有许多感人的东西。例如，马可·奥勒留谈到：德性是不要求报酬的，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不仅要使行为高贵，而且要使动机纯正，要摒弃一切无用和琐屑的思想。要使自己专注于这样的思想：即当你在思考时，别人问你想什么，你任何时候都能立即坦率地说出来。而且，不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还要付诸行动，行动就是你存在的目的，全然不要再谈论一个高尚的人应当具有的品质，而是成为这样的人。

总之，斯多亚派哲人所追求的生活是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冷静而达观的生活，他们把一切对他们发生的事情都不看成是恶，认为痛苦和不安仅仅是来自内心的意见，而这是可以由心灵加以消除的。他们恬淡、自足，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劳作，把这些工作看作是自己的应分；另一方面又退隐心灵，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宁静一隅。斯多亚派哲学的力量可以从它贡献的两个著名代表看出：一个是奴隶出身的爱比克泰德，另一个就是《沉思录》的作者，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悬殊，精神和生活方式却相当一致。但是，另一方面，马可·奥勒留作为柏拉图所梦想的“哲学家王”，他的政绩、他所治理的国家状况却和理想状态相去甚远。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斯多亚派哲学精神的巨大力量，看到它如何泯灭社会环境的差别而造成同一种纯净有德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又看到这种精神的相当无力，它对外界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几近于零，因为它本质中确实含有某种清静无为的因素。

此外，我们也看到，斯多亚派的道德原则并不是很明确的。把本性解释为理性，把理性又解释为德性；道德在于按照本性生活，而按照本性的东西就是道

德。这里面虽有某种强调理性、普遍和共相的优点，但也有形式化的循环论证的弱点。在斯多亚派哲学中有令人感动的对道德人格的高扬，但也有令人泄气的对斗争的放弃。它也许永远不失为一条退路，但对于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人，尤其是生命力洋溢的青年人来说，走这条路也许还是一件太早的事情。它还不像基督教，它没有过多的对于彼岸的许诺，而是强调在此岸的德性中自足，但在情感和意绪方面也为基督教的盛行做了某种铺垫和准备。我们大概可以说，斯多亚派哲学能够为一个处于混乱世界、面对道德低潮而又感到个人无能为力的，为一个在个人生活方面遭受挫折和失望（这是永远也免不了）、但又不至于向上帝援手的人，提供最好的安慰，不过也要小心这种安慰变为麻醉。最后，我们也注意到，斯多亚派哲学虽然不可能像有些理论（例如社会契约论）那样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改善发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其中所蕴涵的那种胸襟博大的世界主义，那种有关自然法和天赋人权、众生平等的学说，却越过了漫长的时代，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美国一位教授、《一生的读书计划》的作者费迪曼认为《沉思录》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说它甜美、忧郁和高贵。我们可以同意他的话，并且说，它的高贵，也许是来自作者思想的严肃、庄重、纯正和主题的崇高；它的忧郁，也许是来自作者对身羁宫廷的自己和自身所处的混乱世界的感受；而它的甜美，则只能是由于作者的心灵的安宁和静谧了。这几个特点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上退场的一段，我们既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

所演的《舞台生涯》中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我们也要记得，《沉思录》是写给自己的，而不是供出版的，而且，这里是自己在同自己对话，字里行间常常出现的不是“我……”，而是“你……”，并常常用破折号隔出不同意见。既然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自己说服自己，自然也就不需要过分讲究辞藻、注意交代和安排结构，而是注意一种思想的深入和行进。有时话没说完又想到别处，并经常看到“但是”这样的转折。我们需要在阅读中记住这些，不然，也许会因为不是一个精美的体系而感到失望。只要我们让我们的心灵沉静下来，就能够从这些朴实无华的句子中读出许多东西。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近两千年前有一个人写下了它，再过两千年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最后简单交代一下书的翻译。原书是用古希腊文写的，我是根据收在《西方名著丛书》第12卷的英文译本(Marcus Aurelius,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转译的。英译者乔治·朗(George Long)的译文是公认的比较好的。本来最好的办法还是根据希腊文逐译，但目前国内希腊语人才奇缺，而这本书作为名著确实又有早日与国内读者见面的必要，所以译者觉得先转译还是比长久地翘首以盼为好，待到将来有好的直接根据希腊语译出的本子问世，这一译本自然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88年初于南昌



MEDITATIONS